

病房里的人世间

□南京 吴晓平

手术住院,老妻陪护。陪吃陪聊还陪睡,我戏称她是“三陪”。

老妻是个滥好人,同情心泛滥。前文《未来礼物》里我写到的少妇,老妻一见她脚上的18根钢钉,就心疼。及至我后来告诉她少妇的家庭变故,还有孩子要抚养,老妻更是连连啧啧,说太可怜了。第二天买早点,非要给人家买上一份,害得人家只好回了一份礼,又是咖啡又是麻油的。我说:你这不是没事找事,害人家花钱么?

新来一对聋哑夫妻,男的手术,女的陪护,两人都听不见,还喜欢刨根问底。因我岳父岳母也是聋哑人,所以老妻的手语从小就炉火纯青,站一边看不下去,就上前排解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矛盾,无非是男的问手术何时做?半麻还是全麻?女的找护士要便壶,护士叫病人自己下楼买。就这么几句话的事,因沟通不畅引起误会,老妻上去一番手语,顷刻化干戈为玉帛。这以后好了,医生查房、护士验码,一天几遍喊老妻去翻译。连其他病友都学会了,只要聋哑夫妻一时不爽,立马在走廊里一迭声传唤:叫老吴的老太太婆来,快来!

老妻善交际,这家病房舌搭几句,那家病房舌搭几句,没两天就和大部分病友混熟了。白天打探来许多消息,晚上就和我讲故事;吴晓平我告诉你噢,太可怜咯,你也应该写个《人世间》耶!隔壁一古稀老人,昨晚排队做核酸没看清台阶,崴裂了

膝盖;对面一同龄船员,一生漂泊,身上多处伤疤,从十年前心脏搭桥,到这次来换膝盖,两条腿上的好皮都用光了,手术难度很大……当然,她在跟我说这些病友病情时,更多的是告诉我这些病友背后的家庭故事。我听了也只能说声,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,就像我俩住在医院,还没孩子来送饭哩,跟空巢老人又有什么区别?

老妻生怕我医院伙食吃不惯,每天总是想方设法出去买一些可口饮食。安乐园的包子、刘长兴的酥烧饼、三七八巷的糖粥藕……一买总是四五份,这家送一份,那家送一份。病友当然也不会白吃你的,这家送鸽子汤,给你倒上半碗;那家送红烧猪蹄,扯上半只。有时凑巧送到一起了,伙食陡然好得要命,老妻便得意洋洋拍照发在家里的群,惹得国外的女儿惊呼:爸,你这是住院啊,还是美食聚餐?

隔壁有个美女学妹,老年大学模特队的队长,据说她的节目曾经在央视获过一等奖。之所以称她学妹,是因为后来韶叨,发现她居然也是27中的,只不过低我两届。学妹跳舞跳疯了,弄裂肩胛,打了一根钢钉。这可让她嘘得不行,成天向她的教授老公撒娇。她讲起话来是娇滴滴,煲起电话粥来更是韶得一江春水向东流。我说,如果不看你脸,听你声音,骨头能酥半边!学妹丢下电话,连珠炮般发问,为何听我声音不看我脸?难道我长得没你好看?……

招架不住我只能告饶,对不起啊学妹老太,我错了还不行啊!

疫情期间,医护人员一批批抽去支援上海或调到防疫一线,留下来的人因此更加辛苦,但对病友们照顾依然很周到。资格最老的病友刘奶奶入院已经一个多月了,脚踝上一颗脂肪瘤,切了长,长了切,此前在其他医院已经开了四次刀,拉链似的伤口始终没法愈合。病区一把手桂鉴超主任是我国关节手术的领军人物,每天帮她去腐肉、塞药棉,消炎调理了很长时间。知道她经济困难,还在医保政策范围内尽量为病人省钱,没上手术台,在病床上换药时就弯腰弓背地直接给她做了缝合手术。病人激动地逢人就讲,桂主任这一刀不但解决她多年沉疴,还替她省了手术费三千块,真是活菩萨!

这个故事不是老妻告诉我的,是我自己在“市民广场”听来的。护士站前面有块稍微宽敞的小空地,每天晚饭后病友们喜欢坐这里韶叨,见了我当然不让走。家长里短,交流病情,我说这简直就是市民广场。临出院的前一晚,病友们早早聚集此地,依依不舍地要和我合影。看着一个个穿着条纹病号服,拄拐的,吊胳膊的,还有坐在轮椅上翘着光腿的,我哈哈大笑,一帮残兵败将,照出来像什么样子?病友说,你在电视上不经常说,日子难过天天过,天天过得也不错么——我们就是要苦中作乐耶!

青春之歌

□南京 张锋

我第一次觉得时间变得“多”起来。

受疫情影响,少儿文化艺术集体活动减少,我所从事的工作,今年破例变得悠闲起来。除了参加抗疫志愿者服务执勤当“大白”,空下来的日子里,我有时间可以与朋友聊天,也有时间可以梳理思考走过的人生,还有余暇到音乐界朋友的工作室,与当年的乐队成员重新进行合奏,又拿起曾经非常熟悉的鼓棒,敲打起爵士鼓与打击乐。

我的青春是与歌声连在一起的。音乐可以让生命变得旺盛,可以让伙伴们的眼睛变得分外明亮。我曾渴望着一把吉他,一件白西装,边走边唱,走向诗与远方。

那时,我向当地音乐名人徐晓明先生学习音乐,学习如何打爵士鼓与打击乐,如何弹奏吉他;我敲响著名诗人陈舰平先生家中的门,带上自己写的诗歌本子与办的诗报向他请教如何写诗;还向著名作家、记者黎化先生、卢霏华老师请教文学与人生问题。凭着青春的激情,我在乡村办舞厅,组织过轻音乐团进行演出,为学生写作办报办刊,边干边摸索,走在从事文化创业的路上,渐渐找到了自己前行的方向,有了自己的追求目标。如

果说人生就是一首歌,回顾自己的青春,就是一首自强不息、砥砺前行的奋斗之歌。

转眼人届中年。青春这个名词,更多被冠在新一代的身上,成为他们梦想人生启程的通行证。看着十八岁的儿子张昊然带着十八岁的青春光辉在他的世界里闪耀,我感到了年轻的力量,更为新一代的青春祝福。儿子有着属于他这个青春岁月的梦想与追求。他崇拜的对象是绿茵场上骁勇善战、英姿飒爽的世界足球名将梅西,为梅西与他的球队在绿茵场上的拼搏人生喝彩,与梅西和他的球队的命运共情。儿子的事业榜样是数据领域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雷军,儿子也开始了他的人生中的第一项人生小规划:待高考之后,与同学们一起自己拍一部反映他们心灵成长生活的微电影。这是儿子的青春之歌,他的每一个人生的音符,都有属于他独特的生命意志与情感表达。

每代中国青年,都以自己的行动演奏着每一个人的心声,这无数心声汇总起来,构成了青春中国的时代最强音,联手合奏出一支雄伟壮丽、激荡五洲四海的中国梦时代交响曲。

梅子青青

□徐州 周广玲

五月,家乡的梅树葱葱郁郁,沉甸甸的梅子青色圆润,梅子滴翠的枝叶早已碧绿,亭亭向上,正酝酿着一场关于青涩的时光。

儿时在海林嬉戏打闹的场景,总萦绕在脑海。浓绿浅夏,好眠不觉雨深深。梅子缀在枝叶间,此时已褪去一层细茸,缀在梅子上的露珠挂着碧莹,欲坠未坠地在雨中摇曳,那么的鲜活,那么的灵动,那么的通透。

从古至今,中国文人对青梅似乎具有别样的情怀。李白《长干行》以青梅为诗:“郎骑竹马来,绕床弄青梅。”近日读李清照的《点绛唇》,为词中那个羞涩的女子心动,词的最后几句:“和羞走,倚门回首,却把青梅嗅。”这份羞涩恰如娇嫩青梅缀着一颗颗晶莹的露珠。

对于青梅,三国时曹操更是情有独钟。曹操宴请刘备,以青梅煮酒,推杯换盏,此次酒局堪称双龙

聚会。这一场政治交心,成就了两人,双方也都成为了赢家。曹操与青梅还有一段故事,曹操率兵攻打张绣,途中烈日当空,士兵口干舌燥,曹操乃令曰:“前有大梅林,饶子,甘酸可以解渴”。士卒闻之,口皆出水,以激励士兵前进,因而得成语“望梅止渴”。

读青梅的诗句,便想起青梅的味道,尤其是用青梅做成的梅酱。小时候,每至青梅成熟时,家里便会做酱储存起来。母亲先把青梅洗净放入锅里煮,青梅被煮软后,添加白糖,边煮边搅拌,一锅青梅变成了橙黄的梅酱。看得诱人的梅酱,未等完全冷却,我便抢着往嘴里送。清香扑鼻、酸酸甜甜,有一种说不清的、特别可口的味道,留在儿时记忆里,直到现在仍是那么强烈。

在我家乡古老的小镇上,年纪稍大的女人,都会酿青梅酒,用的

是古老而传统的方法。每至成熟时,母亲采下饱满熟透的青梅,洗净晾干,把它们放入大圆肚、小窄口的酒器中,酒器必须是精陶或瓷瓶。每放一层青梅,就盖上一层薄薄的白糖,层层铺满后,静置于阴凉干燥处。酿制半年后开坛,酒果香四溢,口感甘甜滑顺。倾入杯中,轻轻摇荡,清澈而富有质感,未至唇边,两颊早已生津。

烟雨霏霏,梅子虽然还是酸涩的,但历尽日晒、盐渍、酒浸、制酱后,青青的梅子舒展开来,变得饱满圆润,醇厚香浓,那是一朵朵青梅花复活了的魂灵。加工后的青梅除了香醇甜柔,必定还有梅的辛辣。夕阳西下,在梅树下小憩,一群孩童正在嬉闹,那久违的乡村气息又重回了岁月,让人流连忘返。

此时窗外,雨滴轻敲梅树,挂着碧莹,梅子正青。

写给母亲

□南京 于广成

很久没有捉笔了。母亲节到了,趁着值班间隙,我跟随照进办公室的一缕阳光,放飞心神,去故乡,看看久别的老母亲。

我的父母长期在苏北老家居住,因为都不识字,他们共用一部老年手机,这也是当前我们唯一的联系渠道。我拨通了电话,父亲的声音在那头回应了我,问候闲聊了一通后,电话递给了今天的主角——母亲。

“乖乖!打电话回来啦!你们在家还好吧?现在疫情,你们要更忙了,不要想家,我和你爸挺好的。”妈妈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洪亮,这真是一个好消息。妈妈的心脏不太好,由于年龄的关系,不宜手术,我询问她最近身体情况,她一连声地讲:“没事没事。”我交代她在家就吃玩玩,啥活都不要干,特别是不要干农活,她又连连说:没有干活!可是老爸的声音又在旁边响起,讲她总是会要强地干一些家务活,为此两人没少“吵”嘴。

我一直觉得妈妈不老,因为一看到我,她总是会像从前那般开心地笑。她会在我要回乡的日子前,精心做些好吃的,备着等我们回家。她喜欢看到我们吃她做的香香的土菜,把最好的鸡腿肉、小龙虾、鸡蛋饼……向我们的碗里夹,还一个劲地问我,喜欢不喜欢吃?得到肯定的回答后,她会更开心地笑。她还是会摸着我的头,叮嘱我

在外面要舍得用钱,舍得吃,舍得穿。前年,儿子顺利考上了大学,她一提起这个孙子,就打心眼里自豪。在那通电话里,她还展望了未来——希望看到孙子结婚成家,再生个下一代,她就知足了。

母亲没有什么文化,却培养我考上了大学,这在上世纪90年代,真不亚于把一只小鸟养成凤凰。她没有进过厨艺班,但是她用一碗白面,能做出手擀面、面疙瘩、包子、馒头、水饺等等,一周天天换着花样,其中数鸡蛋面烙饼和中秋节小糖饼最让我们回味。她没有学过缝纫,但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小时的布衣裳都是她自己用针线缝的,我们穿的鞋,也是她手工做的。她就用报纸对着我们的脚,剪出鞋样,然后把鞋样巧妙地缝在布上,对照鞋样剪布料,再缝制到手工纳的鞋底上,很快就能帮我们做出合脚的布鞋。最近一次看她的手工,是她二十年前从乡下赶来,给刚出生的小孙子做毛衫,居然穿上刚刚好的。我们把她给小孙子做的毛衫还保管在衣橱里,那是永远值得留存的爱。

母亲今年86岁,这是老太太的年纪了。虽然我不情愿她老,但是她真的老了。

此刻,太阳挤进我办公室的窗,也同时照耀着我的故乡。母亲,在火红的五月,祝愿您福寿弥长!

一盏灯

□南京 钟立霞

晚霞红养老院,是我经常路过的地方。铁门半掩,十分安静,二楼稀疏地晾着几件老人的衣衫。一楼整齐地放着两个黑色大垃圾桶,显眼而孤寂。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,每天坐在门口晒太阳,旁边地上摆着一根拐棍。老太太看上去似乎神志模糊,眼神茫然。但每次见我经过,她都会仰头兴奋地对我说:姑娘,你真好看!闲聊几句,才知道原来她也有一个跟我一样年纪的女儿。只是她在海外工作,因为疫情这两三年都没回来。有几次她掏出手机,让我看她女儿和全家的照片。女儿是一家大公司的部门经理,有两个孩子,一男一女,都上中学了。每每说到这里,老太太滔滔不绝,脸上

的每一条皱纹里都盛满了阳光。

往前走,街道两边是一排门面店。一个卖百货的中年妇女,围着围裙穿梭在隔条马路的两边门店:“这个拖把,10块钱一把,那个拖鞋15元一双……”明码票价,招揽生意。记得几年前她租了一个小门面做生意。时间过去好久,这一排好几家门面都被她占了。生意扩大了,商品品种也增多了。一年四季的日常生活用品,样样都有,价廉物美。但由于受到这连续的疫情影响,看得出生意并不是很景气。她家店门口坐着一个大约十来岁的小男孩,在埋头写作业。店主一边照看生意,一边在认真耐心地辅导孩子功课。她说疫情之下,生意变得越来越

差,但疫情总会过去,生活还得继续,孩子的学习也不能耽误。是的,孩子是一个家庭的未来,是全家人生活的希望,疫情挡不住父母对未来的希望。

“磁疗艾灸贴,有需要的来关注一下啊……”忽然,街道一边远远传来一阵阵叫卖声,一个做微商的小伙子和他媳妇在街道上摆地摊。一棵大树下,亮着一盏他们自带的照明灯。每当我晚上散步经过时,都会看到夜晚中那盏灯在大树下亮着,无论生意好坏。这也许是他们生活的希望之灯吧。

其实,人人心中都有一盏灯。但愿这盏灯能点亮他们的生活,照亮他们的未来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62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